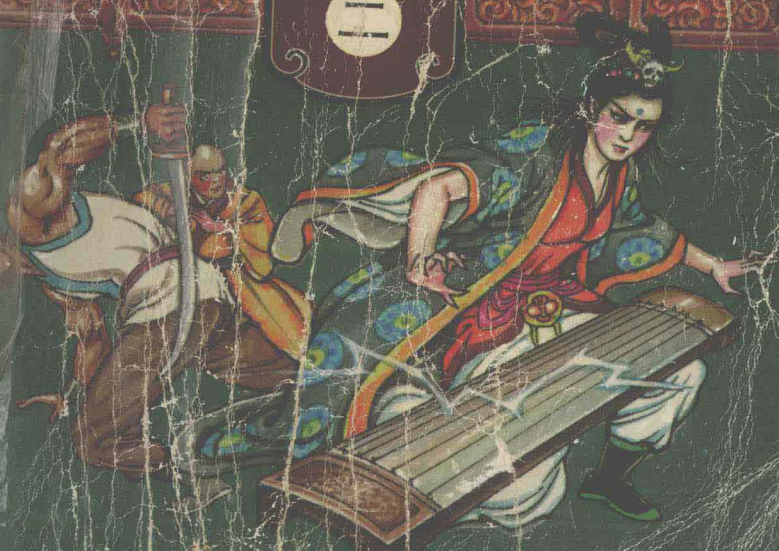


霓
侶
著

六指琴魔

二



六指琴魔

目 录

第十二章	不分皂白并铁尖椿	(365)
第十三章	互较内劲祖师显神功	(400)
第十四章	两声淅沥娇娃临危机	(431)
第十五章	石洞疗伤鬼奴献石泉	(466)
第十六章	智破两关硬闯无音界	(497)
第十七章	争爱逞凶鬼宫伤手足	(531)
第十八章	一片痴心鬼奴援侠女	(562)
第十九章	火礁岛主受制八龙琴	(597)
第二十章	认输一阵少女弄玄虚	(629)
第二十一章	有意收徒怪人露真面	(664)
第二十二章	突现琴魔武林相劫杀	(696)

第十二章 不分皂白并铁尖椿

那怪人“格”地一声，笑道：“你莫问我是谁，若是你不同意我的话，咱们不妨先来见一个高下！”红鹰龚隆心中暗想这倒好，和我先叫起阵来了，当着那么多人，焉可示弱，大踏步向前踏了出来，那怪人身形一纵，从所坐的石筒上面，跳了下来，向龚隆迎了上去，两人迅即走近。

只见龚隆一伸手，道：“咱们套个交情！”

那意思便是要和那怪人，握一握手。

当然，握手是假，较力是真。

因为，红鹰龚隆，身为峨嵋俗门掌门人，像吕腾空这样的高手，名义上也是他的辖下，身份之尊，自然一时无俩。

以他这样身份的人物，若是一上来便出手，便显得小气了。

所以，他才要与那怪人，握手较力。

那怪人道：“好！”毫不犹豫，便伸出手来，两人双手一握间，红鹰龚隆运转本身纯阳真气，一股排山倒海也似的大力，由掌心“劳宫穴”送出，向那怪人，直袭了过去。

可是，他那股大力，一经袭出，只觉得对方的掌心，软若无物，一点也不着力，而且，像是还有一股极大的吸力，将自己的大力，吸了过去。

龚隆心中，猛地一怔，暗忖这是什么功夫？

一时之间，也不敢怠慢，内力连忙回收。

他从刚才内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出，到内力突然回收，其间只不过是电光石火，一瞬间的事，因他自己所发的大力，突然回转，与未发之力相撞，居然发出了“轰”地一声，两只手掌，也由合而分，两人各自，退出了一步！

这一下，看来像是未分胜负，因为两人同时后退了一步。

但是红鹰龚隆，却心中明白，是自己棋差一着。虽然，再比试下去，胜负也还难料，但是两人一握上了手，对方看来，声色不动，自己却要仗着内力一发一收，所撞击的大力，连对方带自己，一齐震开。

这里面，便有了高下之分！

但总算未曾失了面子，红鹰龚隆也趁机下台，道：“尊驾也可以够资格做大会的主持人了，且看你如何调度法！”

红鹰龚隆如此一说，更显得他和那个怪人，功力是不分高下。

而其中的实在情形，除了真正有数的两三个高手，如水镜禅师，烈火祖师等看了出来之外，其他人竟是一概不知。

那怪人笑了一声，道：“多承龚朋友认可，不知其他各位，尚有异议否？”

以红鹰龚隆在武林中的地位而论，更加上他和那怪人较力，结果不分上下，其他人自然不会再和那怪人去试本领。

因此，那怪人讲完了之后，好一会没有人再说什么。

那怪人道：“既然如此，我又有谬见了，我们在这里比武，当然和一般武林中人不同，非别出心裁不可。若是要文比的，各自去想主意，我也管不了这么多，若是要武比，在

平地上动手，未免没有多大的意思！”讲到此处，手在怀中一探。

只听得“铮铮”连声，他已然抓了一把细如小指，长可四尺的铁棒在手。

那铁棒的颜色，青莹莹地，一望便知，是上佳的细铁打就。

铁棒的两端，全都尖锐无比！

众人俱都不知道他取了那十七八条这样的铁棒在手，是做什么。

只听得他嘻嘻一笑，随着那一下笑声，身形滴溜溜地转了一个圈儿，其快如烟，而且，在转着圈儿之际，已然一根一根，将那十七八枝铁棒，全都插进了岩石之中。

要将细铁打成的铁棒插入石中，在场不少人，俱能够做到。

但难的是此人下手，如此之快，而且，还插得整齐无比。

此时，众人才看清那铁棒，一共是十六根，每隔三尺，插上一根，成为一个正方形，每一面四根，也就是说，铁棒已然插出了一个一丈二尺见方的一个针樁来。那人道：“这十六根细铁棒，颇是锋利，要动手的，必须在这上面，见个高下！”

那人将话讲完，在山顶上的各高手，心中不禁全都暗叫一声“妙！”

因为武功高的人，内外功之外，轻功也一定随着内功的精湛而越高。除非是专练外功的人，如铁铎上人那样，轻功才非其所长。

所以，各高手俱都觉得那怪人所出的，虽然是一个难题，但是却有点意思，因为由此，更可以显出各人的真本领来。

唯独铁铎上人怪叫道：“呸！这算什么？”

那怪人道：“我知道，这对专练外功的朋友，未免不甚公平！但我却另外还有办法！”说着，便在那针椿之旁，来回以脚拖地，走了几遭，只见他双脚拖过之处，凡是有凸起的地方，尽皆石屑四飞，被他拖平。不一会，又出现了丈许见方的一块平地，他才退了开来，指着那平地一笑，道：“铁铎上人，不知道在下的意思了么？”

铁铎上人道：“呸！谁知你葫芦中卖的是什么药！”

那怪人道：“若是有人，不愿意在针椿上动手的，也可以在这块平地上过招，但如果自度，每一招不能在地上，踏出一个足印的，不如趁早在一旁睡大觉，看热闹的好！”

这一番话，却正搔着了铁铎上人武功的痒处，不由得大声叫道：“妙哇！”

竹林七仙等人，冷眼旁观，只觉得那戴着大头佛面具的怪人，不但本身武功高绝，而且对于各人的武功，像是也心中有数，所发的见解，透辟之极，令人不能从心中佩服。

但是，看情形，那人的来历，仙人峰上，竟无一人，认得出来！

要知道，这实在是绝不可想像的事情。

像火礁岛主，七煞神君那样，已有近二十年，未在武林中露面的人物，虽然他舍弃了“七煞神君”的外号不用，而改用无人知的原名“谭@”，但是，总还可以猜出些来历来。

而那个罩着大头佛面具的怪人，却是令人一点也摸不着

头脑。

看他的行径，也是忽正忽邪，叫人吃不准他究竟是何方神圣？

当下那怪人讲完，又道：“吕总镖头和火凤仙姑，既然要先动手，便请上场！”

他这里一言甫毕，使听得青燕丘君素道：“火凤仙姑连日来神思恍惚，精神不济，谁要寻她报仇，找我也是一样！”

声音越讲越高，一个“样”字，更是显得尖锐已极，尚在空中，荡漾不绝，人已然平平贴地飞出，来到针椿之旁，身子突然像是为风吹起一样，陡起升高了三尺许，刚好以一式“风摆荷花”之势，站到了一根铁棒上，两眼望着吕腾空。

吕腾空只欲杀了火凤仙姑，见丘君素出场搅事，心中有点不愿意和她动手，正在踌躇之间，忽听一人道：“妙极，我们之间，刚好有伟大侠的一笔帐未曾算清！”

众人循声看去，只见讲话的，正是银冠道人。

手执拂尘，已然缓步踱了下来，一跃而上，和丘君素各占一角。

那怪人“哈哈”一笑，道：“正主儿全不上场，帮拳的却先并起来，也好，你们两人，只分出胜负便算还是不见死活不散？”

丘君素冷冷地说：“这又干你什么事？”

那人笑道：“不管便不管！”身形向后倒退，在一块大青石上抱膝而坐。

在针椿之上，丘君素和银冠道人，各据一隅，相隔也不过一丈四五，银冠道人一跃了上来，真气一提，右手仍是握

着拂尘，向着丘君素一抱拳道：“丘青燕请了！”就看那一拱手之势，拂尘的马尾，由内而外，已然一招“童子献桃”，凌空佛出。

这时候，两人全是站在锐利已极的缅甸铁棒上动手，无论什么时候，皆只能以一足沾住棒尖，而且，若不是轻功已够火候，不难被棒尖洞穿脚背！所以非要全神贯注不可。

而银冠道人又知道丘君素的轻功，冠绝一时，所以便抢制先机，毫不客气，已然一招发出，一股劲风，直向丘君素袭去。

丘君素身形一幌，平平向侧飞出，已然越过了两根铁棒，来到了另一角上。

银冠道人就势足尖在棒上轻轻一点，向前移近了四尺，手腕向外一翻，身子向前略倾，一招“顺和推舟”，已然发出。

而在那一招发出之际，身形拔起，又向前跨过了一根铁棒，拂尘尖端，束成笔尖也似，连头三颤，已然指向丘君素胸前，“中府”、“云门”、“璇机”三个穴道。

那三个穴道，全都隶属“手太阴肺经”，乃是人身极要紧的穴道。

银冠道人在第二招上，便出手点对方这样的要穴，可知这一场，实在是生死的搏斗！

丘君素此际，正站在针樁的边缘，后退无路，敌人自右侧攻到，左手又作势欲拍，将丘君素左面的去路封住。

看来，那一招“顺势推舟”，银冠道人像是非得手不可。

但就在银冠道人的拂尘尖端，堪堪点到丘君素的胸前之际，丘君素突然身子一侧。

那一侧，看来是毫无作用的。

因为银冠道人那一招“顺水推舟”，本来是点向她胸前的三大要穴。

而如今她一侧身，身旁的穴道，仍不免要为银冠道人点中。

但是青燕丘君素，究竟不是无名之辈，焉能在第二招头上，便为银冠道人所败？

只见她一侧身间，右手已然倏地伸出，抓向银冠道人左手的脉门，同时左手顺势一掌，拍了出去，将拂尘的来势，阻了一阻。

青燕丘君素，乃是内力何等深湛之人，她那一掌拍出，掌风呼呼，将银冠道人的道袍，吹得紧贴在他的身上。

银冠道人一见丘君素使出了这样巧妙的招数，心中也不禁为之一怔，手臂一缩，同时右手拂尘，也已然改招，一式“银河横亘”，拂尘上的马尾，“刷”地一声，反向丘君素左腕缠去！

这一招，使得恰到好处，实是微妙到了极点。

丘君素的左掌，正是一掌拍出，一只手全部伸在外面，就算要帐回来，手背上也非被拂尘抽中不可！

而银冠道人的拂尘，乃是马尾之中，夹杂着银丝而成，他内力又高，若被抽中，手背非立时见骨不可！众人之中，已然有的准备高声喝采。

可是就在此际，突然发生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变化，只见丘君素的左手，向下一沉，又向衣袖之中，略略一缩，电光石火之间，突然“霍”地一声，已然从衣袖之中，拉出一条亮银鞭来，一招“横扫千军”向银冠道人，疾扫而出。

那条亮银鞭，足有五六尺来长，其势又快疾到了极点，只见电闪也似，亮了一亮，已然挥到了银冠道长的面前，而其时，丘君素仍然是背部对着银冠道人的，由此益可见这一鞭之奇！

银冠道人眼看自己一拂，将要得手，却被丘君素一鞭反扫回来，这一惊实是非同小可，连忙回拂撤招，向后退去时，因为那亮银鞭颇长，只觉得面颊之上，一阵剧痛，已被鞭梢掠中！

银冠道人当时心中，又惊又怒，真气一泄，突然又觉出脚底一疼，知道已然被棒尖刺穿了鞋底，心知再打下去，只有更吃大亏，连忙一退再退，身形斜斜地飞下针椿来。

众人向他看去时，只见他面上伤痕，深约三分，鲜血涔涔。

尚幸他退身得快，否则，若是慢了几寸，可能被丘君素的亮银鞭，将整个头颅，削去一半，立时死于非命！银冠道人一跃下地来，怪笑一声，叫道：“贫道习艺不精，如今甘拜下风！”

一面说，一面向外掠了出去，来到他四个弟子身边，叫了一声：“走！”

一面并不停步，那四人连忙跟在后面，一幌眼间，五人已然下山去了。

众人皆知道，银冠道人纵使武功不如丘君素，但也不应败得如此快法，他之败，乃是败在求胜心切，败在太过大意。

只听得那头戴大头佛面具的怪人道：“去了五个了！”一面说，一面又取出了同样的一根铁棒来，在青石上“飕飕”

地写起字来。

众人一起看时，只见个个字入石半寸，写的乃是：飞燕门丘君素，三招败青城派银冠道人。

众人一见，心中更是怵然而惊。

因为这样一来，比武各人的胜负，尽皆被他刻在石上，留传后世，这可是关系着各门各派名声的绝顶大事。

需知武林之中，争杀不已，为利者少，而为名者多。往往为了一名之争，可以牵涉到各派之间，世世代代之争。

而那怪人却来上了那么一手，青城派银冠道人，固然已暂时败北，但是却如何肯善干罢休，一定要千方百计，争回这口气来。

也就是说，在青城派和飞燕门之间，只怕从此便争相残杀，永无休止。

因此，众人面上，皆为之变色。水镜禅师缓缓地道：“善哉，施主此举，大可不必！”

那怪人却哈哈一笑，道：“我上仙人峰来，既不为向吕总镖头讨什么希罕物事，也不为替人帮拳，更不想息争，就是为了要为各门各派，定一高下，焉可不为此事？”

水镜禅师道：“武林之中，争杀已然够多的了，施主这一来，岂非各门各派之间，从此便永远宁日，从事争杀了么？”

那怪人一声冷笑，道：“老和尚倒想得周到，但他们争杀，却与我无关，我只是照录事实而已！”

水镜禅师面色本已红润，这时，更是渐渐地红了起来，道：“施主不肯罢手么？”

那怪人道：“当然不肯罢手。”

水镜禅师念了一声佛号，向前踏出了一步，身子一滑，已然到了大石面前，衣袖“刷”地扬起，袖角直向大石之上，那怪人所刻的字拂去。

众人皆知道水镜禅师佛门无上功力，深湛已极，那这一拂，虽然衣袖乃是至软之物，而青石乃是至硬的物事。

但如果被他拂中的话，则因为他已然将佛门无上内力，贯于衣袖之上，则定然可以将那怪人所刻的字，一齐拂去！

此事，既然已由水镜禅师出面阻止，一时之间，旁人也只是静心观变。

只见水镜禅师的衣袖，才一向上拂起，尚未拂到石上，那怪人手中的破芭蕉扇，已然向下一沉，“呼”地扇起一股劲风来，迎了上去。

两股大力，在石前相交，隐隐听得有雷动之声，那怪人的身子，突然平空升高了三尺。

而水镜禅师，也身形幌了一幌。

从这一着来看，那怪人的功力之高，竟已和佛门第一高人，水镜禅师，不相上下。

那怪人一腾身而起之后，立即又落在大石之上，仍然是盘腿而坐，哈哈大笑，道：“老和尚，你莫非是怕峨嵋僧俗两门，在这块大青石上，留下臭名么？否则何以定要不准在下做这一件记录仙人峰上盛会结果之事？”

水镜禅师的第二袖，本来已要拂出，但是听了那怪人的话，不禁一怔。

呆了一呆，道：“施主差矣，出家人慈悲为怀，岂忍见武林之中，更增残杀之事？”

那怪人尖声笑道：“老禅师，武林之中，不讲争杀，难

道应该讲吟诗作对么？”

水镜禅师还想再劝他莫为此事，但是红鹰龚隆，已然叫道：“水镜师兄，且由得他去！难道峨嵋僧俗两门，当真会怕什么人么？”

水镜禅师转身一看，只见众人面色上，已然像刚才那样，对那怪人此举，表示不满。他心中知道，这是那怪人刚才轻描淡写几句话的结果。

那怪人的几句话，听来虽然极是平常，但是却变成了谁反对他的行为，谁就是为了怕在青石之上，留下一个臭名。

试问，谁肯认自己不行？

水镜禅师见了这等情形，知道这场劫数，并不是一时之间，所能挽回得了的，便长叹一声，身形晃动，退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怪人道：“莫耽搁时间了，再动手吧！”

丘君素在败了银冠道人之后，便一直目注飞虎吕腾空。

飞虎吕腾空，本来也早就想跃上那针椿去，但是却因为那怪人的行动，而阻了一阻。此际，他已然想跃了上去，忽听得火凤仙姑道：“君素，这是生死相拼的大事，我自己来！”

一面说，一面身形展动，但是却不向那针椿逸去，反倒向韩玉霞和谭翼飞两人的所站之处，疾冲了过来！谭翼飞吃了一惊，闪身拦在韩玉霞的面前，“呼”地一掌，拍了出去。

可是火凤仙姑，也已然冲到，也是翻手一掌，迎了上来。

“叭”地一声响，双掌相交。

而火凤仙姑就在双掌相交的那一刹间，右臂突然向外一

带。

其时，两人的手掌，正有极短的时间，紧紧地贴在一起。

而火凤仙姑就是利用了那极短的时间，向外一带，将谭翼飞带出了一步去，同时，左手已然扬起，疾向韩玉霞肩头抓去！

韩玉霞大吃一惊，想要躲避，已然不及，但就在此际，却听得火凤仙姑高声喝道：“阿霞，别怕！”韩玉霞在一个错愕间，肩头一紧，已然被她抓住。而火凤仙姑一抓住了韩玉霞之后，右掌已然和谭翼飞的手掌分开，在韩玉霞的手中一探，已然将她腰际的那柄“烈火锁心轮”，探在手中。

兵刃一到手，她人也向外疾退了开去。

众人这才知道，她突然向韩玉霞进攻，其目的是为了要取回兵刃。

只听得她退开之后，冷冷地道：“不愧是七煞神君之子，居然能硬接我一掌！”

要知道火凤仙姑，乃是前辈女侠之中，成名已久的人物。

以点苍派西门一娘之能，尚且曾在她烈火锁心轮下，两番断剑。

固然，那是由于她烈火锁心轮上的尖刺，乃是玄铁所铸之故。

但是，她内力深湛，实也是非同小可。而谭翼飞不过是二十左右的年轻人，能够硬接得她一掌，确已是不易之事。

火凤仙姑话一讲完，便斜斜地跃上了针樁。

青燕丘君素，本是因为和火凤仙姑，情如姊妹，又看出

火凤仙姑自从昨日，被金骷髅揭出，金鞭韩逊，乃是死于她的手中一事之后，便一直垂头丧气，所以才想代她出手。

如今见她夺烈火锁心轮的那一连几下动作，捷逾旋风，仍是像生龙活虎一般，便将心放下，说道：“凤姑小心！”说罢跃了下去。火凤仙姑答应一声，一摆烈火锁心轮，圆轮旋转飚至，道：“吕总镖头，如今可以为你夫人来报仇了！”

吕腾空一见火凤仙姑出场，早已眦眦欲裂！不等火凤仙姑说完，便大吼一声，高大的身形一晃，便已然在棒尖上面站定。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手中紫金刀一横，正待一刀削出之际，忽然听得两人同时叫道：“且慢！”一声尖而一声低沉。

众人一齐看时，只见出声的两人，一个是鬼圣盛灵，一个则是华山派的掌火使者。

众人心中，不禁大是愕然。

因为，吕腾空和火凤仙姑两人动手，和他们这两方面，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要他们大叫“且慢”作甚？

众人奇怪之间，鬼圣盛灵一笑，道：“掌火使者请先说！”

华山派的掌火使者，也不客气，朗声道：“奉祖师谕，他尚有要事要询问吕总镖头，谁若伤了吕总镖头的，便是与华山派为难！”

鬼圣盛灵问道：“掌火使者可说完了！”

掌火使者道：“说完了，鬼圣请！”

鬼圣盛灵，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阴恻恻的一声冷笑，以尖声尖气，刺耳已极，听了神魂皆悸的声音道：“我与吕总镖头，尚有一件买卖未谈成功，谁若是伤了吕总镖头，与

在下也就过不去!”

吕腾空听了，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心想自己走哪儿跑出了这样两个保镖来了？火凤仙姑则冷笑道：“一个是见不得人的妖鬼，一个是装模作样的东西，原来全是吕总镖头的助手，既然如此，我自然不会伤他！”

她口中说着不会伤吕腾空，但是话一说完，烈火锁心轮已然扬了起来。

一出手，便是一招“火鸦双飞”，锁心轮左右一摆，人向前一连踏出了两根铁拳，向吕腾空当胸，狠狠地铲到。

众人本来早就听出火凤仙姑所说，乃是反话，因此对于她言行不符，倒也绝不为异。只见吕腾空身形一侧，反手一刀，“飞瀑流泉”，向烈火锁轮的那个圆轮，反砍了出去。

那一刀，乃是吕腾空毕生精力之所聚，实在是非同小可。

刀才砍出，一阵兵刃劈空之声，已然是惊心动魄，刺耳之极。

火凤仙姑的那柄“烈火锁心轮”，轮上尖刺，本有锁拿对手兵刃的功用。

因此一见吕腾空一刀，向自己的兵刃砍来，不由得正中下怀。

锁心轮向上一迎，“铮”地一声响，爆出了一串火花，两件兵刃，已然相交，而吕腾空的紫金刀，也已然被尖刺锁住。

本来，凡是兵刃，一被轮上尖刺锁住，因为那圆轮，本就在不断转动，而尖刺又是玄铁所铸，立时会被绞断。

但是，吕腾空的那柄紫金刀，乃是他和西门一娘结婚之